



番書
七一



8
1735
83



晉書百一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羗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

新金圖書

此係明八年治
州八
悼山同
郎若田一
所購以贈

晉書

魏書



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子一作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齧亂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英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

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

平帝默然後奏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今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一作飲}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

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

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元

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

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
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
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
人望乃遷于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于
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
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
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
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十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
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
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
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
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群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

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
蜀異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
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
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群公所推紹
脩三祖之業顧茲阡閭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胆
栖冰勉從群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
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
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
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
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
玄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
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

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
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
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
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殷下
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
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
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尅殄疆楚
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
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
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
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
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

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
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大史令宣
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
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
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
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
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
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
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
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
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
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

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眾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引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

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又爲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公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甫訖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

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茂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業叩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

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洪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卽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載記第二

劉聰

西川忠貞堂
氏書回南甫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
 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
 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
 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
 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
 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一作顧僻為
 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

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又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又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遺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大司馬左光

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氏姿色絕麗聰悉焉單即又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一作杜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

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
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
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
粲曜率大眾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
模乃降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
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鰲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
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
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
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
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
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王彌部衆配

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羗皆送質任唯雍州刺
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
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
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
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
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禕紀特等攻劉粲于
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
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
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
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
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
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

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太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軋受歷故爲陛

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原平北卜翊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尅而歸罪于翊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

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又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呂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翹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

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闕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

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鷄儀樓一作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

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皇后一作后妃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鸚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巧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

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鑲腰而入及至卽以鑲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

廣歿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祿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

晉書卷二
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
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
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
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
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
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
復次渭汭趙滌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滌滌狙于累捷有輕綝
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一作逼僭王畿雒劣不同
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况於
國乎滌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
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

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
臨刑謂滌曰將軍復諫違謀輒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
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
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
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蹠涖不容尺鯉
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
守之聰遣使請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
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
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
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總
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

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
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又惡之
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
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
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
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
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
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
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
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
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
大司馬不慮爲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

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
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人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
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
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
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
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
所疑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
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
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
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
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
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

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
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
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
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
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
奏之聰廢靳斬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
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
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
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
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表項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
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
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

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
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
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序錄姦佞
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
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
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
善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
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
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
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
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
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

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與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

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不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惔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又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園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闖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

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闖亡漢國之興亡未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

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埽官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

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此地飢甚人相食噉羗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

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誠懼之心讌群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襯銜壁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

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是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

跨巴蜀司馬獻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
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
乎漢旣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
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
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
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
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
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
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
不尅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
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
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

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
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
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
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
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
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
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
境內大蝗平陽巽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
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閤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
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
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
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

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

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勵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象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官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糠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

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倏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顛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太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

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顛大司馬

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劭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暹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斬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考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斬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偃於東宮斬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人也準怒一死怒字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茂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石殆聖乎旣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二口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

善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
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
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
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
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
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
也人盡寃之

晉書一百二

載記第二終

晉書卷一百二

晉書百二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
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
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
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
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
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
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
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
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

晉書卷一百二

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
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赤
玉爲室背上有銘曰一作神劔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
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
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
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
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
末年實亂大倫群闖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
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
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

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
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
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
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
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
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
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
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
成皇帝徙都常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
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
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尅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夕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眾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

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尅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婦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

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强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群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 允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

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一作聞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於鄉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薦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

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
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
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
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
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
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曹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
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
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
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
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
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星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
之於終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儼葬識者嘉

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
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
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矍大悅
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
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
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
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
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
勿有所諱省鄴水園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
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罟酉小
衰困蹶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之

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
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
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
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
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
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
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
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
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罟者歲之
次名作罟也言歲馭作罟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
歲在子之年名玄罟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
制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

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禳
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
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
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
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曜親征氏羗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
仇池諸氏羗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
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
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
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
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
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

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
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
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實監輜重於
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實奔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
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
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
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
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
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
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
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
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

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
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
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
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况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
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
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
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
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
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
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
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

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夫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

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劔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

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韃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

矛棄我驍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羗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

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羗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旣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

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躋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大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

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矐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流涕悲感朝臣矐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矐

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矐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益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矐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矐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尅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

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滎澗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尅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逼絕內外岳衆饒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念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澗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澗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卦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馬劉均舉參軍臺厓曜親

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暄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暄

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尅掠三千餘戶而

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

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
戍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
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
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
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
酒斗餘至於西陽門偽一作偽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
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
送于勒所曜白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
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
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
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
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

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
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
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
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
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
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
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
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
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
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
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
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

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于關洛至于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畧骨都論尅定之

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闔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

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
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
災氣呈形賊臣苞亂荒政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
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一作遇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
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艷明罷
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
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
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
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寂諺門旦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晉書一百三 載記第三

藝川忠鳳園
氏書南甫

晉書一百四

載記第四

藝川忠鳳園
氏書南甫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
 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
 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
 嘯上東一作都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牧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
 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虜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
 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一作上草本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
 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
 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

曲甯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異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異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

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勿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人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

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埽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勒死之乞活田禔帥衆五萬救勒逆戰敗禔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

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匍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匍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匍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匍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

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滎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

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逵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沒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睹圜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二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

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
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寇
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
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
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
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
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眾四萬寇洛
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
至洛川粲出轅轅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
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
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至
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

侯脫嚴巖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眾一萬屯襄城以距
勒擊敗之盡俘其眾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
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
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巖率眾救
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巖送于平陽盡并其眾軍勢彌
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
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
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
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叅軍都尉領記
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眾討勒勒軍
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
守楊岷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

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于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

寇洛陽洛陽旣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疑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疑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徇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一一作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

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旣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巳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旣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

晞王讚謀叛勒害之以將軍左仇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一作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

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
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
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
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
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
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
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
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
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
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
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

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
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
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
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
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
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聚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
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
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
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
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
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
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

晉書一百四
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衆士相食行達東燕間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

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窺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

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

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并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叅軍閻綜獻捷於一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

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
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
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
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
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卿執游綸以爲
主簿攻乞活李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
郭季平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
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
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故如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
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
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

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
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
詳其所旣而備九命一作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
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一作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
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薦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
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
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
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
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
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
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
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

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祐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賓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欸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一作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

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

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

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凡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發一作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伏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人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一作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

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
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
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
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
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
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
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
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
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
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
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
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

斬之遷烏丸審廣漸棠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
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
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
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
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鉞黃
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
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
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
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
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于潞城
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一無下貲二匹租二斛勒將

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遂明攻寧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
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
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
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
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
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劭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
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春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
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叅軍臨深爲渤海太守
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
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
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寧黑
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

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
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
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
于襄國演卽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
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
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
太守韓據于坵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
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
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眾遠來體疲力竭大
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
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
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

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
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疋澹奔代
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
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一作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
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
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
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
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
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
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
等攻馬嚴馮睹久而不尅勒開計於張賓賓對曰馮睹等本非明
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

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
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
遂令李回爲易北都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
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
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睹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
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
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
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
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
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軍王續齎金寶遺末
杯以間之末杯旣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
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

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叅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疑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一

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羗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

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軍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宜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

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旣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逃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

蓬關祖逃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伴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

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一百四 載記第四

藝川忠國
氏蘭周周

晉書一百五

載記第五

藝川忠國
氏蘭周周

石勒下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
 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
 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
 宮一作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叅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叅軍續咸
 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
 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爲門生主
 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造
 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
 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

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叅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

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濕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阿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怨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

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作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州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叅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勒厚賔一作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負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作斗容四升一作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萬當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

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逃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逃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鄉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

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剗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

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闕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先是疑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疫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羗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疑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疑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一作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

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衣馬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

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
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
農桑農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賴俘獲
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
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
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
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
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
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
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
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

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

一作騰

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

脊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
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
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
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
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
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
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
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叅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
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
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
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官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

之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遼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叅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在平令師權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

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侯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

晉書一百五
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塌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啣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

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達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羗十五萬落

晉書一百五
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
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
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
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
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
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
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
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
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
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
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

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
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
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
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
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
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
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
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貞各一人三英九
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貞數勒荆
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
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

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
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
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一無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羗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羗
所敗隴右大擾氏羗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羗兄子擢與羗
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羗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
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
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羅譴門下皆各列
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
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
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賓鄯善大宛
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

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
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
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
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
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
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
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
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
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
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

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

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尅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雄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文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

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羣
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
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
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
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
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
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
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
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
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山川一作川池之側氣
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
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

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叅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
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
一作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栢宣承其虛攻樊城
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
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
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
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
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
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
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
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
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

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
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
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
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
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
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
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
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
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然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
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
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歛以
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

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
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
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
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孳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
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
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
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
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
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
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

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
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
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
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
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
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
言也卿當患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
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
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
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
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爪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

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
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一作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
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
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
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
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
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
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
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
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
暴多姦且利心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

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一作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遂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

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開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官曰崇訓官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削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

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步瑣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
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
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澗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
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一作懼單馬奔長安郭權
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
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
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
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
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
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
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
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

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
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倚句大之後
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
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
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
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
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
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
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
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

不爲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
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
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
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劔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
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
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
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
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
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
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
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
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

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百五
載記第五
終

石季龍上

晉書百六
載記卷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芻邪父曰寇
 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
 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
 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為毒患勒曰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
 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
 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
 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
 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

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鈔有遺類
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
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尙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
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
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
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
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

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
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
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尙書令郭殷爲司空
韓晞爲尙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尙書申鍾爲侍中郎
閻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
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
應之分瘿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
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斤
營繕使邃省可尙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
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
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栢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

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尙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卽一作節乘

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組牛百頭鹿樞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舉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

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鍮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內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

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劬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

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
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
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疆遇而獻
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
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
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
肉煑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
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
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
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
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

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
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
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
疾遣所親任女尙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劒擊之季龍大怒收李
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旣而赦之
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
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
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
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
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

龍嚴謀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陽漁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

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

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鑿輅九旒先是使襄成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

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矩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

徒已來遂在成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
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
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
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
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
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
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
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
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
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
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
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

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
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尙書及郎
不坐至是吏部尙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
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塲慕容皝
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
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
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
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
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
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
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
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尙書奏

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一作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

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人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具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宜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禍之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

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婚于石宣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
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
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
於是諸公咸怨爲大覺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
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
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
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
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李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
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

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
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
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
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
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總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旣不省
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
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
謙一作謨常侍盧湛崔豹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
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
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
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

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獵一作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寧一作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

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

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壁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

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旣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

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人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楊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

夫遂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本鳳之口鹿盧廻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尙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潛軌不脩道又訛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尙書朱軌納

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
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尙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
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
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
役焉

